

譯 磊 馬

著 娃 柯 龍 伏 · 几



雪花飄

行 發 局 書 明 光

82
F5

發
行

書叢年少明光

飄花雪

著娃柯龍伏・兀

譯磊馬

行發局書明光

Л. ВОРОНКОВА

С Н Е Г И Д Ё Т



目次

小女朋友們	五
雪花飄	九
乳漿煎餅	三
新套鞋	四
祖母的工作	一七
兩個小朋友出發了	二六
河裏的小窗	三五
燕麥點心出了事故	三六
訪問家畜的家	四〇
穀倉那兒發生了什麼事	五〇
狡猾的雪人	六三
洗澡房	六六
塔尼雅選擇小樅樹	七三
小樅樹是怎樣裝飾的	七六
新年來到了	八二



小女朋友們

夏天過去了……屋子外邊正是深秋天氣。樹葉兒從樹上凋落，花已枯謝，草也發黃了。在樹林裏的鳥兒不叫了，穀物刈取機在田野裏也不轟隆隆地吵鬧，載着穀物的貨車也不沿路軋軋地發響——田地裏已收割完畢啦。從早晨到晚上，聽到的只是打穀場上打穀機的吵鬧聲和像在競賽似的那些簸箕的「卡達」「卡達」的聲音。

早晨，母親把一個大木桶拖進農舍裏來，祖父磨完了剉菜的刀。塔尼雅興高采烈地說：

『剉包心菜去囉！』

祖父拿起了小斧子到菜園去剷包心菜去了。塔尼雅說：

『我也要到菜園子裏去。我去幫忙！』

『你去幫幫忙吧，』母親說，『不過要多穿點衣裳。你這是給自己幫忙也是給我幫忙，因為我沒有工夫來和你們去剷包心菜——我要打穀子去。』

塔尼雅穿好衣裳。她把額上光亮的髮髮塞到頭巾下面，就向菜園跑去。菜園子裏是空空洞洞的：既沒有胡蘿蔔又沒有黃瓜，只有散亂的大包心菜在田隴上孤伶伶地呆着。

『爺爺，它們在這兒太冷靜啦，』塔尼雅說：『胡蘿蔔——在窖裏，蘿蔔和馬鈴薯也都自己躺在那兒，只有孤零零的包心菜住在這裏，冷風在吹着它們呀！……』

『我們馬上也把它們從此地弄走，』祖父說，『我來剷，而你就把它們搬成一堆。』祖父剷包心菜，它們都滾到隴溝裏去了。塔尼雅把它們搬成一堆。包心菜是結實的，緊密的。有一些竟重得連提都提不起來。

『這些你不用搬啦，』祖父說，『這些讓我自己來拿吧。』

後來，他把包心菜收到提籃裏，就帶回家去了。塔尼雅也跟着祖父跑，忽然她看見

她的小朋友——黑眼睛的阿廖卡站在她自己的台階上。

『阿廖卡！』塔尼雅喊起來。『到我們那兒去吧，我們那裏切包心菜呢！』

『可是我穿着氈靴呢，』阿廖卡說。『我怎麼能走泥濘的路呢？』

『那你就靠邊走過來吧。』

『好吧，我馬上就來。』

阿廖卡的氈靴非常的大。她開始靠着邊走，她滑了一交就摔到泥坑裏去了。塔尼雅

生了氣，說：

『瞧你，阿廖卡，老是這樣，摔到泥坑裏去！』

『嗯，並不老是這樣的。』阿廖卡說。

『是的，老是這樣的！』

『不老是这样的！』

在這個當兒，阿廖卡又摔到泥坑裏去了，於是她再也不爭辯了。反正氈靴是已經都沾濕了，她也就不再選擇道路，一直沿着泥地向塔尼雅那兒跑了過去。

在小屋子裏時常叮叮噹噹地響着剗菜的刀。祖母在切包心菜。

『婆婆，讓我們也來切包心菜吧，』塔尼雅說。『我們是來幫你忙的。』

但是祖母回答着說：

『你們最好還是啃菜心吧。不管怎樣，包心菜讓我自己來切。』

塔尼雅和阿廖卡拿了一些菜心就走到台階上去。她們在踏級上坐了下來，開始把菜心的皮弄乾淨。菜心咬起來像沙糖一樣的礫礫發響。它們也像沙糖一樣甜。阿廖卡把一根菜心塞到自己的口袋裏去。

『這個我帶回去給焦姆卡。他也喜歡菜心的。他甚至爲了菜心跑到集體農場的菜園子裏去——喏，跑到了河的對岸！……我們的包心菜還沒有剗呢。』

『那你拿吧，』塔尼雅說。『你多拿點吧！』

阿廖卡又拿了兩個塞到另外的一個口袋裏去。

『好吧，』她說『等到我們剗包心菜的時候，你也到我們家來吧。你喜歡什麼樣的菜心，就拿好啦！』

雪花飄

吹過了寒冷的風，嚴冬向煙囪管裏呼呼地喊叫着說：

『我來囉——呼——呼……我慢慢地走着哪——呼——呼……』

街道上的泥濘已經變硬了，變成像石頭一般的硬了。小水潭已經凍到了底。整個村子——街道，農舍，菜園子，樹林……變得又暗又寂寞起來。塔尼雅在家坐着玩洋娃娃，並沒有向街上看。祖母由水井那兒走了回來，說：

『看，小雪花飄下來啦！』

塔尼雅向窗口跑去，她問：

『在那兒下雪啦？』

在窗戶外邊，雪花兒盤旋着，濃密地向下飄，雪是那樣的濃密，甚至要透過它看看對面的院子都不可能。塔尼雅拿起頭巾就向台階跑去。

『下雪囉！』

整個的天空佈滿了雪花。雪花兒飛上去，落下來，打了幾個轉又落了下來。它們落到街道上堅硬的泥濘上，落到凍結的水潭上，落到柵欄上，落到挖掘過的田隴上。向樹上落，向台階的踏級上落，向村莊裏的屋頂上落，向塔尼雅綠色的毛絨頭巾上落……塔尼雅把手掌伸了出去——雪也往手掌上落。塔尼雅開始仔細地瞧它們。當雪花兒飛舞的時候，它們——像絨毛似的。但是當近一些瞧的時候，那你就看出是許許多多的小星星了，並且它們的形狀都各式各樣不同的。有的小星星的角是寬的齒輪形的，有的小星星——是尖尖的，跟箭頭一樣。塔尼雅並沒有來得及把它們都看完——小雪花兒在溫暖的小手掌上已經溶化了。

祖母開開了門到畜棚裏去給羊送飲料。然而白母牛「米爾加」則以為是要放牠到畜羣裏去呢。牠高興的不得了，牠搖擺着頭由畜棚裏走了出去。但是牠剛一出門就站住了。那兒有草呀？那兒有草地呀？

『你看什麼呀？』祖母說。『你打算逃到有苜蓿草的地方去嗎？或是想躲到樹叢裏』



去呢？那兒什麼都沒有啦。最好還是回到畜棚裏去吧，在那裏至少要暖和一些。」

祖母給牠送去了一大把綠色的乾草，但是「米爾加」總是站在那裏向四週瞧看。於是塔尼雅拿起一根乾樹枝子就趕牠進畜棚：

『走吧，走！你打算出來把耳朵凍僵嗎？在這兒雪會把你埋起來的呀！』

雪還是不停地在下。小雪花兒還是在打着旋轉地向下飄。塔尼雅吃完午飯走出去逛，她已經不認識自己的村莊了。整個村莊都變成了白色的——屋頂，街道，菜園，小水潭等都變成白色的了……後來，太陽光照耀出來了，雪閃耀着放光，像小火花燃燒似的。塔尼雅高興得就像是節日來到了。她跑到阿廖卡家裏，敲着窗戶說：

『阿廖卡，快點出來吧——冬天到我們這兒來了呀！』

乳漿煎餅

今年集體農莊裏的小麥收穫得很豐富。農莊的莊員們把土地使肥使得很好，耕得也很深，將優良的種子播到田裏——正因為這樣，所以每人按勞動日得到的穀物就很多。

阿廖卡的母親煎了許多豐美的小麥餅。阿廖卡拿了一塊，阿廖卡的弟弟焦姆卡也拿了一塊。於是阿廖卡的媽媽說：

『這是怎麼回事，你們吃麥餅，看着你們嗎？喏，塔尼雅，你也拿一個。』

『我們星期天祖母要煎菜包子的，』塔尼雅說着，就拿了一塊麥餅。

三個孩子都到街上去了。

有一隻烏鴉從樹上看見了她們，就向下邊跳近一些，一會兒用這隻眼，忽而又用另一隻眼睛去瞧那乳漿小煎餅。

『你不用瞧，你不用瞧，』焦姆卡說，『反正我們不會給你的！』

他就把拿着麥餅的手藏到身背後去了。

大家都在瞧烏鴉，並沒有注意到那不講理的母狗「小白雪」是怎樣跑過來的。她走到焦姆卡背後，嗅了一下那美味的麥餅，就用牙齒把餅給搶掉了。搶到嘴就跑了，牠高

◎ 勞動日——是蘇聯集體農莊裏計算工作多少的單位名字。等到將來收穫的時時就按照每人勞動日的多少來分配。

興得直搖尾巴。

焦姆卡馬上嚷叫得全街都聽得到。

『你在往那兒瞧啊？』阿廖卡大聲申斥他說，『你是怎麼回事——在捉穴鳥[㊟]嗎？』

『我沒有捉穴鳥……我在看烏鴉呢……』

『「看烏鴉」！哼，連麥餅都給看丟啦！』

可是後來，阿廖卡又開始可憐起小焦姆卡來了，她把自己的麥餅分了一半給他。塔尼雅也把自己的麥餅分出一半。結果小焦姆卡比別人都多了；塔尼雅半塊，阿廖卡半塊，小焦姆卡呢——他倒有了兩個半塊了！

新 套 鞋

真正的嚴冬來到了。有一條道路通過河面在冰地上伸展開來。雪公公在玻璃窗上描繪着凡是它能想得出的花紋。在街道上鋪着深厚的雪。

㊟ 穴鳥——是和烏鴉同類的一種鳥

『小塔尼雅，你要穿好衣裳，』祖母說，『現在可不比夏天啦。』

隨後祖母就從衣廚裏給她拿了一件黃色的羊皮短大衣，一塊毛線織的頭巾。過了幾天母親從城裏又給塔尼雅帶來了一雙套氈靴用的新膠皮套鞋。套鞋是嶄新的，閃閃發光的。若是你用手指在套鞋上按一下的話，套鞋就咯吱咯吱地連響帶唱着。當塔尼雅穿着新套鞋走到街上去的時候，她的腳印印在雪上就好像是小蜜餅似的。

阿廖卡很喜愛塔尼雅的套鞋，甚至用手把它摸了一摸。

『多麼新呀！……』她說。

塔尼雅瞧了阿廖卡一眼，她思索了一下，說：

『喂，倘若你喜歡，我們來把它分開好嗎？』塔尼雅說。『你一隻我一隻。』

阿廖卡大笑了起來，說：

『來分吧！』

但是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氈靴，說：

『我穿它不合適的——氈靴太大啦。喏，你瞧這氈靴頭是什麼樣子呀！』

這兩個小朋友走過街道——她們想作什麼玩呢？

阿廖卡說：

『我們到水池那兒滑冰去吧！』

『到水池那兒去倒是不錯，』塔尼雅說，『不過那兒有冰窟窿。』

『那有什麼關係呢？』

『祖母不讓我到冰窟窿那兒去的呀。』

阿廖卡回頭看了看塔尼雅的家，說：

『你瞧，你的家在那兒呢，可是小水池子是在那邊的呀。難道說祖母會看得見嗎？』

塔尼雅和阿廖卡跑到小水池那裏，滑了冰。

她們回到家裏——什麼都沒有對祖母講。

但是祖母到水池那裏提水回來之後就突然問道：

『小塔尼雅！你倒底還是跑到冰窟窿那兒去啦？』

塔尼雅瞪圓了小眼睛瞧着祖母說：